

以减负新成效为实干赋能

蛇年第一个工作日,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,传递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强烈信号。我们选编3篇来稿,分享基层干部的所感所悟。

——编者

用好清单明权责

杨稀淋

过去,由于职责边界不清晰,基层干部压力大、负担重。为基层减负要明确权责,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,基层该承担哪些工作,要把职责事项搞清楚。从机制上破题,厘清权责,有利于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,提升治理效能。

在重庆就有“四张清单”,分别是社区工作事项清单、社区负面事项清单、社区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、社区不应出具证明事项清单。有了这四张单子,社区干部“该干什么活”一目了然,同时不用干、干不了、不能干的事也得到明确。清单制既为社区干部松绑减负,让他们轻装上阵,又依托基层智治平台、“民呼我为”应用等“一键上报”,确保群众找得到人、办得成事。

清单制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,不仅为基层干部减负,还让社区居民享受到更实在的服务。把“当下改”与“长久立”结合起来,以有效机制巩固减负成果,我们还会继续探索。

(作者为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部长)

成效交由群众评

彭信添

以往,每到年底,考核文件纷至沓来,检查小组明察暗访,考核任务层层加码,让基层干部疲于应对。随着基层减负工作的深入推进,基层的“年度大考”已然大不同了。

“今年的毛家岔集镇格外干净,回家过年也舒坦,村干部值得点赞,应该拿个先进!”在村小组召开的人居环境点评屋场会上,一名返乡群众对检查组同志如是说。

工作好不好让群众说了算,这是湖南澧县小渡口镇考评机制创新的一个亮点。在考核指标和考核频次上做“减法”,同时在干部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,让群众参与监督,把群众意见纳入考核问效,推动形成干群互动、共建共治的良好风尚。

基层减负,落点是让基层工作回归到服务群众上来。用好考核指挥棒,激励广大基层干部少搭“花架子”、多下“真功夫”,有利于构建群众有感、干部有为的基层治理新局面。

(作者为湖南澧县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副镇长)

(来源:人民日报)

有减有增释效能

范晓婷

基层减负不仅关乎基层治理效能,也关系群众切身利益。街道社区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,作为社区党委书记,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和认识。

坐在办公室、会议室的时间少了,服务群众的时间就多了。我自己算了一笔账,2024年,街道制发文件同比下降16%,发文报批程序也更加规范。区级层面和街道工作会议实现了“多会合一”,只研究重点工作,其余的事情随时沟通解决,效率提高了许多。我们这些社区干部真正从“文山会海”中解脱出来,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服务群众。

走进社区上门服务,接待来访办事的居民,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,为小区更新健身器材……现在,我的工作依然很忙,但忙得很充实,群众也更满意。让社区干部轻松、高效开展工作,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、贴心的服务,推动基层治理迈上新台阶,构建和谐美好家园,我想,这正是为基层减负的用意所在。

(作者为甘肃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街道兰棉厂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)

“AI公务员”取代不了什么

王钟的

春节假期以来,由DeepSeek引发的AI热潮并未降温。近日,深圳市福田区推出基于DeepSeek开发的AI数智员工。据报道,“数智员工”可实现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%,审核时间缩短90%,错误率控制在5%以内;“执法文书生成助手”将执法笔录秒级生成执法文书初稿;民诉诉求分拨准确率从70%提升至95%;“安全生产助手”生成演练脚本效率提升100倍;“AI招商助手”企业分析筛选效率提升30%,分析时间缩短至分钟级。

“AI公务员”横空出世,有网友惊呼:“办公室多了70个不会摸鱼的新同事。”也有人提出疑问:“以后到政府部门办事,都看不到真实的工作人员了吗?”从报道透露的信息看,人们倒也暂时不必为此多虑。无论是“执法文书生成助手”,还是“AI招商助手”,这些AI工具面向的都是政府部门内部,能够帮助公务员提高工作效率,并没有取代工作人员与市民、企业打交道的职能。

严谨性是政务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。具体到公文,除了要保证遣词造句的准确,避免错字、病句、逻辑谬误,也包括字体、字号、排版等格式的准确。这是政务工作权威性的必然要求,如果公文表意不畅、出现错字、排版随意,不仅可能让人质疑其真实性,也可能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,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后果。

然而,这些看上去烦琐的要求,占据了公务员大量时间。为了确保公文准确,很多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核对、字斟句酌。除此之外,很多程序性工作也消耗着公务员的精力。不是说这些要求没有必要,但这些非创造性的事务工作如果可以由人工智能取代,无疑能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,让其将精力投入更多实践性和创造性的工作。

对此,中新社的网评《AI公务员抢不走实干家的饭碗》指出,政务服务工作归根究底是人的工作,应找准自身核心竞争力,让AI“为我所用”,从烦琐的文书工作中走出来,多下基层、多上田间地头,多到群众中去,办实事、解难题,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。“凭数据和算法运行的AI,需要人的实践来优化升级;政务服务中的难点痛点,也需要人的努力和智慧来解决。”

除了赋能公务员,对于“AI公务员”,公众有期待,也有担忧。人民网深圳舆情部对此总结道:“一些评论希望AI取代公务员,因为AI办事流程透明、工作效率高、不掺杂个人情绪。这种言论的出现,说明政务服务中‘脸难看’‘事难办’等现象可能依旧存在,需要重视与改进。另一方面,参考一些企业AI客服的反面案例,公众也不希望政务服务是冰冷的、敷衍的、无人情味的,只做表面文章,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”

在此基础上,《南方都市报》的《“AI公务

员”上岗,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要处理好》一文考虑到“AI公务员”可能面临的应用界限。由于目前的大模型AI仍然存在幻觉,保证AI输出的准确性十分必要。所谓幻觉,是指AI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上不准确或虚假的信息。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:“IT部门作为后台支持部门,能承担政务部门的责任吗?该承担政务部门的责任吗?”要避免实际应用中政府部门内部互相“甩锅”,就要划分责任,为AI在政务活动中的应用厘清边界。

随着AI工具的普遍应用,上述《南方都市报》的文章还考虑到:“需严格管理政务数据访问权限,防范模型训练中的隐私泄露风险,尤其是在涉及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的多模态数据分析场景下。”

作为这项创新的起源地媒体,《深圳特区报》的总结不乏理论色彩——“AI公务员上岗”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趋势:政务服务正从“能否解决问题”向“如何更好解决问题”演进。公务员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“会不会操作机器”,而是“能否比机器更会为人民服务”。

就像很多人所说的,技术革新的终极目标,从来不是用机器替代人,而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。“AI公务员”替代不了与老百姓面对面的沟通,替代不了将心比心地感受民生冷暖,也替代不了创造性地解决治理难题、回应社会期待。

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警惕“举牌圈” 软色情侵蚀未成年人

浙江法治报评论员 姚佳妤

近日,“花几十元定制未成年人隐私部位内容”登上热搜,“举牌圈”这一灰色地带进入了公众视野。部分未成年人通过在身体部位写上买主定制的名字或内容,视部位隐私程度赚取3元至350元不等的收入。这一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,引发公众对未成年人卷入网络软色情现象的强烈不满。

公众不满的点在于:从“福利姬”到“举牌圈”,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不良信息为何屡禁不止?

据报道,这种“举牌”行为,原本是指在角色扮演、漫展等活动中,参与者用来展示个人喜好或表达支持的手持牌。然而,如今这一行为却异化为某些未成年人身上一桩扭曲的生意。不同于传统色情内容的直接裸露,“举牌”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聚焦展示、挑逗性语言暗示、符号化元素植入等方式,吸引流量。更让人心痛的是,不只是卖方,买方绝大多数也是未成年人。

类似现象并非个例。2024年12月,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过“网信中国”公布了系列互联网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典型的案例,其中就包括某社交平台在未成年人集中的频道版块、兴趣圈子等环节,出现用户使用分隔符、替代词等方式,发布传播低俗色情内容的案例,以及部分直播平台直播间使用暗示词汇,诱导未成年人购买加热或遇水后显示低俗内容的“温感卡”“水感卡”的案例。

据中国青年报2024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,我国有92%的未成年网民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;58.6%的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上聊天。面对如此高的占比,我们应当警惕低俗内容对孩子们的影响。孩子们在心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接触网络环境,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,有些孩子会将支持软色情行为等同于“展现个性”,难以意识到其本质是商业化的身体剥削。而频繁在社交、视频平台浏览,甚至传播并参与软色情相关信息,也容易扭曲他们的价值观。

因此,遏制软色情相关信息,给未成年人营造纯净的网络空间具有现实紧迫性。近年来,“清朗”系列专项行动力度空前,成果颇丰。但也要看到,随着新技术的出现,涉未成年人的网络乱象也在花样翻新,因此需要各方协同用力。比如,在法律层面,相关部门可以在未成年人保护法“禁止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或持有有关未成年人的淫秽色情物品和网络信息”的基础上,进一步细化软色情信息的界定标准,明确法律后果;在技术层面,平台应提升内容审核水平,提高对分隔符、谐音词等变形表达的识别能力,建立高效的举报处理机制,确保用户的举报能够得到及时响应和处理。当然,社会各界也应共同努力,通过教育、宣传等多种途径,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,共同营造一个健康、清朗的网络环境。

(来源:浙江法治报)

“假警察” 抢了“真骗子”

一起看似寻常的刷单诈骗案,竟牵出一个“黑吃黑”的抢劫团伙。

江苏江阴警方近期在侦办一起刷单诈骗案时,顺藤摸瓜破获了一起案中案——抢劫团伙在“跑分”洗钱团伙内部安插“内应”,随后假扮警察实施抢劫。

目前,该案中的抢劫团伙成员均已落网,其中作为“内应”的马某已经法院一审判决;另案处理的杜某及其另一名同伙张某案正在审查起诉阶段。

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

